

草木有趣

## 我的空中菜园

□雪玲珑

总是向往着这样的生活:门前有块地,种种花草瓜果。闲来坐在屋檐下,看书品茗听音乐,这也许是我步入黄昏后最惬意的一个缩影。无奈,蜗居在钢筋水泥下的住宅,门前有块地成奢望。

值得庆幸的是,在新开发的古城边上有我的一隅陋室。改造后的自建房特意留了阳台,这个阳台再度激活了我种菜的念头。我想种些时令蔬菜,又想收获四季瓜果。一个小小的阳台,显然无法满足我的贪梦,反复地筛选,我把蔬菜锁定黄瓜,果则选择了比较适合阳台种植的百香果、葡萄、柠檬和西瓜。

为了筹备空中菜园,我特意跑到文友家取经,看他的阳台种植。他种的有点多,有点零乱,虽然各种蔬菜齐全,却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我理想中的菜园,既能收获果实又得有观赏价值。受限于面积小的缘故,只能精益求精。我网购了种菜的花箱,还有从朋友家拿来的几个闲置的大花盆,就连肥料也是特意交代了农村亲戚特制的有机肥,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当即网购了青瓜苗和果树苗。

回想当初,还真的搞笑。我同时订的十棵青瓜苗,还有两颗葡萄苗。第一天收到的是两颗。看数量,我以为这就是葡萄苗,急不可耐地把它种在事先准备好的果树盆。望着细小的苗子,再看看这硕大的盆,心里哭笑不得。暗骂电商,这和图片差别也太大了!第二天,当我再次收到葡萄苗后,才发现我先前种下的是瓜苗,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居然把五棵一束的苗误以为单株种下了。还好早发现,及时纠错,把那两束青瓜苗挖出来后,一株株小心翼翼地分开,然后,才为它们在一个特意准备的长方形花箱里安了家。

我这个五谷不分的“伪菜农”,为了种好各种果蔬,每天都在网上恶补知识。比如施肥、水量、日照、修剪,包括病虫害的治理。早晚浇水,遮阳避雨,在我的精心呵护下,

两个月后,青瓜开始启动开花结果的程序。看着一朵朵带着果实的花朵,我笑得比花还灿烂。我拍照晒图发朋友圈,一个个好友点赞并纷纷表示等着吃瓜群众。看着青瓜的长势,心想:应该不会辜负众望。

也许是长时间的雨季,也许是浇水过勤,青瓜叶突然大面积发黄,好不容易坐果的几十条小瓜渐渐发黄萎缩了,多可惜呀。从网上查阅资料,根据症状,初步判定为黄叶斑,并施与瓜友给出的妙招,什么红糖水兑醋,小苏打兑醋,食用油洗洁精兑醋……所有能用的妙招一个没落下。几天过后,叶片开始返青。最后究竟是哪一招治好的我都无从知晓。也许植物也有灵性,得了黄叶斑的黄瓜并没有全军覆没,而是象征性地为我留下了两条品相极好的黄瓜。也许是想犒劳我的精心呵护吧,反正我是这么理解。为此,我决定以拍黄瓜凉拌的方式来体验这道美食。如我所愿,瓜质清甜,没有苦涩,口感极佳。

还来不及高兴,症状又来了。我发现,黄瓜的叶片虽然翠绿了,可开出的花朵却是不带果实的雄花。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曾经许过的诺言吗?“见者有份”就该让我食言吗?尽管绿叶丛中的小黄花也不失观赏价值,可我更在乎它的果实。于是再度找度娘,究其原因,是因为日照时间太长破坏了雌花的生长环境,所以开出的都是不带果实的雄花。我当即把花箱转移至阴凉处。几天过后,我心心念念的带着果实的雌花终于又出现了,而且长势喜人……

朋友参观我的“菜园”后,由衷地感叹:你太认真了,无论写作、烘焙,连种菜都这么用心!

我想,认真是一种生活态度吧,也是一种个人的自律行为。无论做什么事,我都强迫自己必须做好。目前,距离收获果实还有一段时间,也不知哪天还会出现什么状况,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坚持到底,坐等来自自家空中菜园的果实。

闲暇时光,喜欢到漳州老街闲逛。许多时候是无事,没有预定的路线或者目标,只是随意地行走,目光也没有固定的方向,停留的时间长短更是率性而为。

忽然就想起林语堂,想起林语堂的那句话:“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这个时候,行走就有了特别的味道。

在一间店里,看到绒花,心里一跳,林语堂在《我的家乡》里曾经写墨:“另外做剪纸花,也是以精致闻名。”就一句话,但林语堂1971年在台湾写《我的家乡》时候,能从众多的思绪中挑出这缕,可以看见这绒花是穿越岁月和林语堂相遇。当然,不仅仅这缕,可以想象,林语堂当时的思维可以说是集中的舞蹈。在文中,林语堂还写到金箔:“家乡出产的金箔都是用真金捶打制成,比纸张还薄。”这样

吾乡吾土

## 遇见林语堂

□黄荣才

我行走的时候,目光就有点跳跃,看到八宝印泥,也就是林语堂笔下的“朱砂印泥”,那时候就有了果然如此的感慨。至于白土粉,还有偶尔老房子门口的竹帘,已经有了时光水洗之后的褪色。

走走停停,看了不少店家在柜台上摆放了一盆盛开的水仙花,心里一喜,这是林语堂喜欢的水仙花。林语堂喜欢兰花,他曾经写道:“家乡的兰花——尤其是剑兰,是非常著名的。其他好像是夜百合、含笑、银角等等的,在别的地方很难一见。”这里面已经蕴含一种非常浓郁的乡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林语堂对水仙花的香更难以忘怀。他在《人生的盛宴》中写道:“只有两种花我认得它们的香气胜过兰花,那是桂花和水仙。后者又是我的故乡漳州的特产。”在林语堂看来,水仙花非常喜庆。他曾经在《谈花和养花》中写道:“看见梅花便想到雪,跟水仙花放在一起便构成我们在新年时候的欢乐景象。”于是,水仙花进入林语堂的春节,进入林语堂的欢乐和喜庆。林语堂曾经想过一种新潮的春节,不拜年,不发红包,不给仆人放假,但在家乡那红对联,年夜饭,爆竹,红烛,福建蜜橘等强大的闽南风俗下,林语堂的“改变”可以说是毫无抵抗之力。他出门逛街后,回到家中,他发现了同乡送来的水仙花,发出了“我的家乡因出产这种美妙馥郁的水仙而闻名全国”的自豪感。水仙花拉扯了林语堂的记忆,在花香中,他想到童年。林语堂对于水仙花,欣赏的不仅仅是香,而是因为乡情,因为这是家乡的名花。林语堂沉醉在水仙花的馥郁芬芳之中,更是沉醉在浓得化不开的乡情里。

水仙花勾起了林语堂的记忆,林语堂的乡情。从水仙花的香味中,林语堂还想起了萝卜糕,这种家乡的美味,忍不住念叨,甚至出门上街去搜寻。林语堂喜欢美食,认为“饮食是人生中难得的乐事之一”。他把追求美食当成人生乐事,在众多美食之中,猪蹄面线、花生汤、萝卜糕,还有童年时父亲吃点心为他留下的半碗猪肝面线等等,这些因为贴有家乡标签的小吃,一直留存在林语堂的味蕾和记忆里,成为林语堂内心永远的温暖。我喜欢在行走之后,在一家小店坐下来,来一碗猪肝面线,或者一碟萝卜糕,体会林语堂满足味蕾的那种心满意足。

在老街行走的时候,看到有家药店,想起2018年5月在漳州市图书馆举办的《笔墨留痕——近现代文学书札、文献展》上看到林语堂从美国寄给母亲杨顺命的一张明信片,写的地址很简单,英文地址上面是中国上海,具体到漳州就是“厦门漳州‘保元西药店 林牧师娘收’,落款是‘美国玉堂’,这张

明信片其中一个关键点“保元西药店”是林语堂的大哥林景良开的药店。林景良又名和安,字孟温,在厦门救世医院学医之后,曾经在鼓浪屿一所学校任教,也曾经在厦门大学国学院当编辑。中年全家搬回漳州,在东门街(今新华东路)路口开设“保元大药店”,后来在北郭顶(今大同路)买了房子,也就是“葆园”。从这张明信片的地址,可以看出当时保元大药店的名声已经足够响亮。

转到龙眼营街的通元庙,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庙宇,因为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进漳,曾作为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的指挥部,也被称为侍王庙。这座庙宇和林语堂有关,就是因为侍王李世贤在同治四年(1865年)撤离漳州的时候,抓了大批挑夫,林语堂的祖父就是在被抓挑夫之列,后来下落不明。从侍王庙传出的指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种改变还延伸到相当长的岁月,甚至几代人。当时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年仅九岁,因为躲在床下逃了过去,林至诚稍大之后当过挑夫、小贩,有段时间到漳州卖东西等等,侍王庙以另外一种方式介入了林语堂的生命。

在漳州老街,龙眼营100号,漳州文庙对面,林语堂、许地山、杨骚文学三馆就在这里,在一座很有历史感的老房子里,三位作家的生平、照片、作品及书籍等等,以相对集中的方式展示。这是一种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

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想象林语堂的从容、闲适和享受生活,好像有个熟悉的背影在前方闪现,抬头想看个清楚,却已是拐过街角。

地方风物

## 九层糕

□廖生杰

我的家乡叫大田,一个四面望去都是山丘的小县城。大田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也时常让准备介绍家乡的我不知所措。美食特产之类的,往往是用来介绍家乡最好的东西,但大田铁观音比不上安溪,屏山的高山茶没台湾出名,倒是石牌镇的大骨头肉广为人们熟知且常有人光顾,但那完全算不上是特产,只是人家做得比较出名罢了。于是,每次介绍家乡美食的时候,总是在思考到这里的时候停下,其他人多多少少能拿出那么些家乡特产分享,家乡的这些东西说来说去总是别人家更出名,一旦拿出来,尴尬也就在所难免了。好在我的家乡终究还是有特产的,一个地方,总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哪怕这样东西别的地方一样有,却总能有各自的不同,自成独立的派系。

九层糕,就成了我介绍家乡时用的美食了。

九层糕是用大米与糯米磨制的米浆蒸制而成的糕类食物,在蒸制的过程中,分层进行制作,一层蒸好了,再倒下一层。每当想到这里,便记起小时候看动画片里的加菲猫吃的小层饼,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层,而我们这的九层糕却实实在在的有九层,可见中国的食物比西方的食物要诚实些。至于为什么是九层,小时候也思考过这个神秘的问题,去向大人们,有的说是因为九九重阳节,有的说是因为妈祖在九月九日这天升天成仙,但总之,这些理由也不外乎是为了讨个吉利,求个好运。

当然,九层糕也流行于闽南的其他地区。福州一带九层糕是纯白色的,放糖不放馅料,吃的时候,才在九层糕上放上些肉丝萝卜丝香菇粒之类的菜;莆田一带九层糕则是弄成多种颜色,最上面一层用胡萝卜汁染成红色,下面一层用葱油染成淡黄色,再下一层为纯白色,以此类推,或者直接使用食用色素来染……而大田的九层糕则有它的不同之处,在磨制好米浆后,会在里面加入油炸后的蒜和洋葱搅拌均匀,来提升鲜味,顶

层有时候会用青葱染成绿色,伴随着丝丝香气的时候,也显得格外的好看。

由于磨米浆之类的工具,一般的家庭是不会有,所以九层糕住住都是从街上买回来的。

在那个摆摊贩还会走街串巷叫卖的年代,除了糍粑,馒头包子之类,最能吸引我跑去楼下的,非九层糕莫属了。在房间里,隔着窗户听见小区里的一声“糕冻糕”时,我知道,卖九层糕的商贩来了,之后便是马上带上零花钱,伴随着嘴里口水的分泌,飞奔下楼。

他们来的时间有早有晚,如果是早上便当早餐,下午则当点心。有时没钱,就扮个可怜的脸去找母亲要钱,如果母亲亲来了一句:“饭没吃是不是啊!”就知道可以放弃了。有时候下去慢了,人家已经离开小区了,便会抱怨为什么不多样停一下,带着失望回到楼上。

几个九层糕的商贩里,有时候是位大婶来,骑着辆三轮车,在左边的铁框上放上几层竹篾箕,这里面放的就是九层糕,右前方绑着一个小高压锅,这里面装着的是黑木耳牛肉汤。她的九层糕Q弹有嚼感,一口吃下去,葱香与糯米甜一起进入口中,美味十足。她的九层糕一块钱一块,五毛钱半块,用白色瓷碗装着,可以打包也可以现场吃,同时还会在给你双竹筷。如果你愿意,可以再花个一两块钱牛肉汤,嚼着爽脆的黑木耳,吃着软烂的肉,喝着美味的牛肉汤,品味着汤咸鲜与九层糕的香甜的结合,那感觉真是的绝配。

时间带去了许多东西,当年那些走街串巷叫卖的小商贩,随着时代的进步,消失不见了。时间又带来了许多东西,如今大街小巷有了各式各样的美食,九层糕也不再是许多人唯一的选择了。好在九层糕还是有,有店铺有外卖,想吃的时候随时可以点,不过当年的那位大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每当要离开大田的时候,我总会买几份九层糕来吃,记住这家乡的感觉。



莲蓬芳华馨

张佛忠 摄于漳州碧湖生态园

主题:

## 温馨岛

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就到过林前岩。之后年年去,一直到青莲姑去世。

青莲姑是我奶奶的姐姐。许是与佛有缘,17岁时她就到山上当了菜姑,带发修行,吃素,青灯黄卷。一直到88岁去世,青莲姑的一生一直是在林前岩,很少下山。

外人都称她青莲姑,真名是什么从来没想过问,好像这不是一个问题。父亲说青莲就是本名。多么有先见之明和贴切。家里人习惯叫她“岩的阿姑”,“岩”这个字很有意思,指一个地点,也指一座庙。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如何称呼她,见面是如何问候的呢?竟记不得,我一定是含糊带过,或咧咧嘴笑而已,就像人们常说的那种“没嘴”的孩子。不知为什么,在青莲姑那个香烟袅袅的小屋里,在佛像前,姨婆这个俗世里的称呼似乎叫不出来。

以前每年正月初四,亲戚们定个时间相约在战备大桥头,一人一辆自行车就出发了,孩子坐在车前横杠,开始很新鲜,风迎面而来,坐一阵子就要移到车后座,因为横杠坐久了屁股疼。我记事晚,但总记得这么一个画面。车前横杠固定了一个小座位,那是我坐的,父亲骑车,母亲坐后座,怀里抱着小我三岁的弟弟。车后座,父亲会固定一些褥子,坐着安适些。再大一些,父母就一人带一个。车子也许有是借的。当时自行车也不是说买就买的。姑姑姑丈叔叔婶婶堂姐堂哥一大堆人,车篮子里或后座装满东西,菜、水果或者纸什么的,反正认为山上缺少什么就尽量带什么。大家踩着自行车,或前或后,相互照应着。有些路程,需要体力。许多年后,有摩托车、小汽车代步。但我一直很怀念当时骑自行车去的时候。

林前岩也叫乌石岩。林前岩是指林前岩寺,大家以地点代庙叫。林前岩所在的山叫天城山,山上石头大大块,乌黑。岁月绵长,山里有什么典故有什么传说都不重要。对我而言,那座山它就叫林前岩,既代表一座山,一座寺,还有一个,一种时光。凡此种种。远的泰山、五台山爬过,近的漳州几座山也爬过,圆山、云洞岩、瑞竹岩、灵通岩、太极峰等,最有感触的还是林前岩。依耐了情感,一阵风都是有味道的。

凡人轶事

## 岩的阿姑

□文卿

林前岩下的村庄便是林前村,当时到林前岩没有直达的路,自行车需寄放在山脚林前村认识的村民家中。大家带着东西爬山。说是山脚,其实离山还有一段距离。要走过一条长长的田埂,田埂不宽也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若过多专注远处的风景,脚下难免有失。山势缓慢,爬着走着,看到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就知道离林前岩不远了。

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山门,建在夹谷间,有池子有拱桥的。登上不知道多少级台阶,两边是高高斜坡,桃树李树,花压枝头,有粉有白。大人总叫孩子往中间走。穿过一道石头门,当时那就算是山门吧,就看到林前岩的主殿大宝龛。宝殿并不雄伟,很家常的样子。但不可貌相,林前岩始建于

那天带小儿子逛超市,小家伙嘟着嘴巴站在冰柜前依依不舍地画着圈,突然想起前几日他说的“超级无敌大夏天到了,妈妈你要给我买冰棍”,一连好几天下雨,我都把这茬儿忘了。禁不住儿子那委屈巴巴的小眼神,终于给他买了根冰棍儿,然后就看他像只快乐的小鸟似的一路飞进家门,小心翼翼地拆了包装盖了小心翼翼地舔了一口,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立刻幸福地弯成两枚小月牙儿,他合着气咬下一小块冰棍,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夏天,真甜!”

瞧那馋样儿,我真觉得是得了我几份真传。小时候也是特别馋冰棍,夏日里,我和姐姐经常往外婆家,刚好外婆家隔壁的奶奶摆着个小摊卖些零七八碎的小玩意儿,别的倒也不是特别在意,就那冰棍,每次都馋得我心疼痒痒的。偏偏外婆说小孩子家家的肠胃弱,不能多吃了那寒凉的东西,没办法,只能坐在门槛上,托着下巴看街对面那个小胖墩儿炫耀意味十足地拿着一毛五分钱去买雪糕,看那个装雪糕的保温桶盖子一打开上面就袅袅地逸出白色的雾气,然后猛地抽抽鼻子吸一口气,仿佛那雪糕的甜滋滋味儿就吸进鼻子了,那凉丝丝的气息就熨帖了五脏六腑。当然,更惬意的时候,得数我和姐姐总想着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小舅舅,从他压在抽屉最底下的日记本里,摸出一张两毛的零花钱,嘻嘻哈哈地跟老奶奶讨价还价,“奶奶您看啊,这绿豆冰糕,一根七分吧,我们给买三根,三七,嗯啊,三七不就二十一吗,您老算我们两毛整哩。”老奶奶也不知是被逗笑了还是被气笑了,总之我们如愿地拿到了三根冰棍,雪白的冰棍上头,顶着一层绿豆,单那颜色看着就让人平添了几许清凉之感。我迫不及待地咬一口,夏天的炎热仿佛被赶到九霄云外了,只剩下满满的甜甜的幸福。

夏天的甜味儿,还藏在那从小巷子里飘出的一声声悠长悠长的吆喝里。夏日里的太阳真像个熊熊燃烧的火球,

风情万种

## 夏天的味道

□江燕鸿

让人望而生畏。没有电视的午后多么百无聊赖,于是就支起耳朵捕捉任何可以唤醒一丝雀跃的声音。所幸总是能心满意足地听到“草梗艾——豆花儿”的叫卖,光是听那长长的微微上扬而发颤的尾音,就足以驱赶一切郁闷,我和姐姐迅速地从小摊架硬币的大饼干盒里摸出两个一毛的,直奔巷口那个挑着担子的阿姨。阿姨被晒得黝黑的脸庞上永远挂着亮晶晶的汗珠,也永远挂着温柔的笑容,很难想象她这文静静的样子是怎么喊出那么嘹亮的声音的,也很难想象她这瘦弱的肩膀是怎么挑起这个沉甸甸的担子的。她笑着接过我摆在手心上的两枚亮闪闪的硬币,麻利地用勺子切下一块颤悠悠的草梗,装进姐姐的碗,又切下一块白嫩嫩的豆花,放进我的碗,然后特地还帮我浇上一勺熬得浓浓的稠稠的保温姜水,我瞪大了眼睛盯着阿姨的勺子,就看见白玉一般的豆花儿浸在琥珀色的姜水里,勾引着我逐渐泛滥的口水。姜水那特殊的香甜气儿直直撞进心肺,顿时觉得世间再没有比这个更美味的东西了。

当然,夏日的味道,怎么能少了荔枝的甜美呢?看,知了在树上声声叫着夏天,似火骄阳晒红了荔枝的脸庞,一颗一颗笑意盈盈地挂在枝头,明晃晃地诱惑着过往人们,更是熨热了果农的心。一斤荔枝五块钱呀,九十年代的物价,这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了。不过我们家的“奢侈品”倒是不奢侈,每到到了躲在树上憋足了劲头把歌声撒遍每个角落,荔枝红遍园子的时候,淳朴可爱的乡下亲戚们总会留下最红最甜的荔枝,装了满满一大箩筐,迎着灿烂的朝阳给我们送来。荔枝到我们家的时候,鲜红粗糙的外壳上还是湿漉漉的,那是清晨的露水,将荔枝上面那些不规则的纹路描得越发清晰,越发诱人。不过荔枝虽是一箩筐,禁不住父亲是个大方的,东家送一盆,西家送一袋,半日下来,一箩筐的荔枝也就剩不了多少了。为了延长享受荔枝的美味,我们挖空了心思,想出各种吃荔枝的法子。将荔枝仔细去了鲜红外壳,那层雪白的膜倒是必须完整保留下来,然后从荔枝的腰那里将膜撕开一个圈儿,这样膜就分成了上下两部分,把两处的膜翻起来,荔枝就成了一个漂亮的宫灯,我们会提着这盏“灯”好好地讲故事书里的剧情演绎一番。直到荔枝被夏日里热乎乎的风烘成了焦糖色,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把这盏甜滋滋的“灯”送进嘴巴里……

夏日的味道啊,藏在某一朵悄然飘落的花里,藏在某一只蝉的歌声里,藏在哪一缕不经意从身边经过的清凉的风里。这些甜甜的味道,细细密密地织成一张网,网着我们从不曾远去的童年,网着那些从不曾淡去的情。

元代。我们总会合掌拜上一拜,然后绕过往上,先去找青莲姑。这时已近中午。

青莲姑和另一位菜姑相帮相助,住在依山而建的小木屋子里。是我懂事后勤修过的。听说很早以前,墙是竹子的,屋顶是茅草。屋子虽小,该有的有。厨房、吃饭的地方、休息的地方,之间还有一个小空间当过道。后门推出就是高高的山坡,都是不知名的植物,郁郁葱葱,感觉整座山都是后花园了。厨房和吃饭的地方各有一棵树,伸出屋顶,树年年见长见粗。想树木见我们这些孩子也一样,一年一年长。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要是下雨咋办。后来看到刘恒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夫妇的床中间也有一棵石榴树,不由一笑。

青莲姑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她一袭及膝灰袍,微微驼着背,头上挽着一个髻,嘴唇薄薄的,抿着,微笑着,慢声细语。她拉着这我的手,拉着那个的手。从榻榻深处,从床头盒子内,变出花生、糖果给我们吃。父亲曾跟我说青莲姑很勤俭,东西舍不得吃,存着,奇怪的是,林前岩的东西,即使放久了再吃,也不会闹肚子。

孩子多,但青莲姑总不会认错,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据父亲说,我名字中间的“文”字就是青莲姑取的。寒暄后大家就各自忙了,有的跟青莲姑去挖春笋,有的烧火,有的切菜。我最期待炸花菜和紫菜,又香又脆。素卤汤内都是笋、菇等,水是山泉水。山泉从天城山腹部源源而出,菜姑们用劈开的竹子一节一节接流而下,干净清冽,带着些竹香。住高处的菜姑用水时,把竹管移出接水,手快些,用后赶紧归位,不然下面的菜姑就会断水。我们几个孩子,经常把竹节移出去玩,不一会儿就有菜姑上来笑笑说,下面没水了。我们赶紧把竹节移回去。后来山上改造变成塑料水管,还有水龙头,一拧,开了,一拧,关了,虽方便了,但少了情致雅韵。往年竹节流水的石头渠干了,长青苔,铺满残叶。

无论山上山下如何变迁,青莲姑总是淡淡微笑,耐心倾听,说着温暖的话。香点着,木鱼敲着,一下一下,节奏从未变过。她去世多年,我还总能想起她的微笑,那么温和安静。

那年,青莲姑圆寂于天城山中,她是林前岩的一部分了。